

以下為周梁淑怡議員於06年3月23日立法會財政預算案辯論上的發言：

主席女士：

自從唐英年先生上任為財政司司長，香港經濟不斷向好，到了今年，更提早一年減赤，唔怪得人人都話司長「腳頭好」。君不見不少政府部門裏面的官員都鬆一口氣，再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辦法節省開支，連市面都漸漸好景起來，市民的笑容也多了。這的確是值得司長開心和驕傲的。

事實上，過去幾年司長在推動旅遊和 CEPA 方面都不遺餘力，儘管沒有直接因此而受益的人士，包括我們局內的同僚，未必會完全領略這兩項德政的成果，但連我一個老友記——樓梯底襪婆都歡喜地告訴我，雖然她的生意並非來自旅客，但她周圍做零售餐飲的從業員都好景咗，亦使她的生意額多了。

話雖如此，但我們還是不斷聽到不少市民說，他們並未受惠，因為某些行業或地區的確是未見特別發達，所以無論司長的數據所顯示的增長率是如何的動聽樂觀，有些基層市民仍然是處於困境。

其中比較不幸的一族，就是建築工人。「德信」事件更喚起我們的同情。的確，近年建築業不振，大型基建不能上馬，政府工程又著著未能開啓，導致每年所撥備的 290 億不能全數支出。

政府經常掛在口邊的解釋，首先就以「政治爭拗」為原因，把責任推到立法會身上。當然這幾年來幾項公眾矚目的工程，都曾經在本會遭遇激烈的辯論，不論是西九的發展、中區填海、啓德的土地規劃、或添馬艦的政府及兩會總部建設等等，都裹足不前。不論是誰之過，都是導致與建築有關的行業和專業不振的主要原因。自由黨一向都希望能找出解決的方法，打開死結，讓發展可以前進。當然作為市民的代表，我們是有責任確保公帑用得其所，但我們並不贊成議會過份干預專業範圍。说到底都是要找到適當的平衡。回顧過去數年，講多做少，無數的顧問報告，無止境的諮詢，令人覺得政府在基建問題上決策緩慢，進退失據。

主席，在一些有爭議性的基建，政府還可以勉強「賴」政治爭拗是拖慢工程的原因，但若果剔除這些大型工程，其他一些中小型工程的情況又怎樣呢？是否又是立法會「阻住地球轉」呢？非也，看看過去兩年，政府在前年提交的 59 項工程，立法會通過了 58 項；而去年的 49 項工程，立法會只要求其中一項重新提交，而最終亦全數通過，不見得有任何留難。但看看政府提上立法會的工程項目，卻由 94/95 年的 112 項和 99/00 年的 93 項，減至 04/05 年的 49 項。與此同時，我們不斷聽到區議會怨聲載道，對於政府興建社區設施的拖延表示強烈不滿。就是前市政局的工程也不停縮減和推遲。

上週末，我到瑜景灣與多位居民代表交心。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向我表示，對政府的怠慢十分不滿。他們在遷入瑜景灣之前明明看到政府規劃中有社區設施預算。但到了今天，居民人數不斷增加，設施卻不止沒有「聲氣」，當被問到運動場何時落實時，當局竟然叫居民搭「街渡」去坪洲。聞說坪洲運動場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七，難怪官員要「度橋」沖撐場面了。這種做法，使我想起上星期灣仔交加街及太原街市集的商販來申訴部求助。原因是前市政署原本設計的新灣仔街市由於未能找到足夠的商販入內經營，故此竟然要強來，迫使早已成爲本地文化旅遊景點的市集犧牲。這種高壓的手段又怎樣能達到和諧社會的局面呢？

主席，我想政府內部實在有必要拿出決心，加快和加多社區已等候多年的設施。相信這很需要司長級的介入和統籌，才可以做得到。

其實年中有不少來自區議會的聲音，都要求旅遊發展局去發展本地旅遊，或是改善各區景點，以供區內居民享用。這些訴求實在值得政府正視，特別是經濟不斷改善，中產不斷透過付稅和徵費向公帑進貢，但所得又有幾多呢？所以要求一些環境的改善和美化，實在是起碼的要求，例如屯門附近的五灣，就是一個美麗的地點，另外多個離島的郊野景點、主題市集等，都應該建設好，管理好。除此以外，資訊的提供，導賞的支援，都十分缺乏。其實只要政府肯作出一些少量的投資，在結構上能設立一個統籌的機制，投入資源，以「本地旅遊發展委員會」或類似的機制去集中推廣和支援，實在會對本土經濟和本土旅遊有莫大的幫助。

主席，雖然我作為旅遊發展局的主席，只是義工一名，並無實質的利益，但當聽到一些不盡不實的指控，而指控又是基於一些錯誤的事實的話，就必須加以矯正，以正視聽。

首先是單仲偕議員似乎對我們情有獨鍾，可惜他對資料的掌握就實在令我失望。旅發局恒常開支並非如他所說是五億，而是四億六千五百萬。他沒有提到的就是由 2001/02 年這方面的撥款是五億一千四百五十萬。即是說，五年之間，恒常撥款減少了五千萬。總部人手由 270 人減少至今天的 226 人。但這幾年的工作量卻大大增加。沙士之後收復失地的工作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單議員的另一錯誤就是把政府分兩年撥給「精彩香港旅遊年」的款項搞錯了。他說去年政府額外撥了五億元，但卻沒有清楚說明這是兩年的撥款，數目是四億七而非五億；他又說撥「幾多錢都洗得晒」，咁係製造了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旅發局洗錢很隨便，並非應洗得洗。而他又明顯地忽略了（我不敢說他是刻意地），今年預算案中清楚交待了的調整，就是因為禽流感和景點的推遲啓用，因而相對地把推廣活動和配合外地市場活動的時間表一併伸延。其中若禽流感危機安然渡過，可以實質節省二千二百萬，但延遲開放的景點畢竟還要推銷，所以原本今年第一季支出的二千四百五十萬將會在景點啓用時應用。即是說，今年撥款不單只沒有多於去年已通過的，相反，更有可能少過。

單議員亦曾經提出質疑，說為何政府估計 2005 年的旅遊收益逾一千億，與政府最新的經濟報告中的 293 億不符。其實以單議員先進的 IT 科技型智慧，很難明白他怎會忽略到同一個報告裏的兩個不同數據。他所引述的並非是旅遊收益，也是 2003 年沙士年特別低的數字。但政府的一千億卻是以世界旅遊組織全球通用的準則來計算，也是 2005 年的數字。我也順帶一提，李華明議員也說旅發局用 950 萬來更新網頁很是「豪氣」，但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其實筆款項是兩年的開支，用來發展旅發局 18 個版本的網站，並設有 12 種語言，有超過 5000 個版面，也包括在尖沙嘴海濱長廊設置 9 個資訊站，及開發互動影像台內容等。所花的一分一毫都是應洗得洗的。

主席，我完全接受任何人都有批評的權利，但我認為以錯誤的數據作為不公平帽子的基礎和根據，是既不專業也不光彩，必須糾正。

主席，這兩天我們聽到不少的同僚，都提及扶貧減貧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自由黨在減貧小組裏，也和其他議員一樣，希望能夠幫助一些低收入家庭繼續就業，但也同時可以過有尊嚴的生活，所以我們是同意由社會給予他們一些支援。但近年來我愈來愈覺得，在今天的香港，最被忽略的不是貧窮一族，而是一些在默默耕耘的小型企業。雖然中小企這名詞的確是比以前多提了，但當我們考慮中央屠宰、全面禁煙、用者自付、最低工資、銷售稅等等這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時，有沒有真正顧及中小企的承受能力，或對他們的存亡是否關鍵呢？還是任由社會的繁榮和發展趕他們入絕路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詞